

學 滙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日

學 滙

無政府黨的道德

克魯泡特金著

(二) (續)

我們的答案，是很簡單的。庇德淮老在一七二四年他所作的「蜜蜂的故事」，是這樣想。一八六〇年一七〇年的俄國虛無黨，和現在巴黎的無政府黨，也是這樣想。他們所以如論着想的，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還沒有脫離耶穌教育的偏見，無論他們怎樣信自己論調是美善的，物質的，無政府的，他們思想的法式，還和那耶穌教主或佛教主一樣呢。

那些長老常常道：「那些行為叫做好的，因為他代表靈魂打勝肉體。那叫做惡的，就是肉體打勝靈魂。若是二種平均，就沒有分別，獨有這麼一個法子，我們才可以分別善惡」。不料我們底少年朋友，拾了耶穌教徒的口頭禪，也說：「獨有這樣。我們才可以判斷行為的善惡」。

教會的牧師也說道：「你們試看禽獸，他們沒有那本滅的靈魂，所以他們的行為，不過是應他們本性的需求罷！這是禽獸沒有善惡可分的緣故，這又是他們沒有天堂地獄，賞善和罰惡的緣故」。我們底少年朋友，拾了聖奧加新丁和釋迦牟尼的告誡，也說道：「人類不過是禽獸，他們的行為，就是回答他們的本性的需求罷！這是人類沒有什麼善惡，一切行為，都是一樣的緣故」。

這種可憎的賞罰觀念，現在還阻碍我們的推理。這種背理的宗教和法律教訓，說善的行為，出自超過自然的鼓勵。像這樣的舊觀念，雖然那嘲笑天使魔鬼的人，也脫離不了。所以他們若不信從天使魔鬼的神話，就失却判斷善惡的標準了。

現在的牧師，天天在那裡說着天使魔鬼。一切的唯物主義，還不能將他們的迷信打破。還有更壞一點的，就是現在的官吏，還用鞭去打人，雖然有了無政府主義的原理，尚不能夠將賞罰的根本，一概銷清呢！

我們且不要談那牧師官吏，我們只問那種發臭的植物臭不臭？那條毒蛇咬我不咬？那說謊的人騙我不騙？那些植物鱗介人類，都是依着他的本性的需要做出這樣的事來嗎？我可以不管。但是我為自己計，也要依着我的本性的需要。憎那發臭的植物，害人的鱗介，和那些比動物還毒的

利害的人。所以我們做事，不必問那天使如何，和毒蛇吐毒的官吏如何，我們覺得那條路有理，我們遵依我們本性的需求。自己去罷罷。我們照這樣研究，見得聖奧加斯特雖不能把善惡分別清楚，然而一般動物，由昆蟲以至人類，完全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不用同那基督的聖經或哲學商量。他們所以能做到這的緣故，因為他們為着保全自己的種子，和求每個人最大可能量的幸福，這也是本性的需求所致呢。

☆ 女 女

(四)

人類無論是文明的或野蠻的，是有智識的，或愚笨的；自己所做

的事，好的呢？或是不好的呢？常常都會知道的。魔西佛耶回的神學者，因為不能解釋這種普通的事實，就信口開河，以為這是有神人在冥冥中為之主使。在另一方面，百形而止學的哲學家，說什麼良心，說什麼奇怪的「命令」，究其實與那些神學者，不過是以五十步笑百步之類罷。

在社會居住的動物，能分別善惡，與人無異。我們試看這種簡單而又驚人的事實，就可知了。他們的善惡觀念，不特與人無異，就他們的性質，與人類也是相同；每羣中，那些最發展

如魚昆蟲

鳥類和哺乳類的行為，却是如出一轍的。

十八世紀的思想家，也知道這一點。可惜後人把他置在九天雲外，我們現在且將其中最顯明的事實，寫出來一看。

復列是一位觀察螞蟻的大家，曾以許多事實，証明當一個小螞蟻貯滿蜜糖於其囊袋中，遇着沒有東西吃食的小朋友，這個小朋友，立刻就問他要東西吃；在這種小昆蟲之中，那個吃飽的螞蟻，分他的食料給那肚空的朋友，也得滿足，是他的責任，要是問那些餓之自己乾飽

了之後，遇着他同類的小朋友向他取吃，辭而不與，對不對呢？他們就會答道，這是極端不對的。因為我們的行為，是不能弄錯的。要是有一個螞蟻子，敢於自私，那同羣的螞蟻子，就當他是敵人。要是兩種類纏着團仗的時候，有這種私心的事，他們立刻就停了戰，來攻打那自私同志，這種事實，曾經許多實驗証明，已無可疑的了。（未完）

朝露

玄天

清晨的鳥語，從無限中指給我們「人生」的正路；
黃昏的花香，在絕望時賜與我們「生命」的愉快。

☆ 女 女

晨興的鳥兒不安分，驚散我夢裏的鴛鴦！
深夢的温存，假寐的留戀，醒後的嘆息；
朋友，記着！這是一段人生之小史！

☆ 女 女

詩人能聽得無聲的音樂；
僅只徐徐秋風，
便鉤起他底幽思，玄想，
觸動他底情波，淚泉。

詩人呀，世間的弱者呵！

☆ 女 女

幽徑下，蒼苔深處，映着朦朧的月色；
在那裏：

飄盪着人們多少惜別的微嘆？
灑落着幾度相思的熱淚！

☆ 女 女

冷清的床邊，寂寞的低吟；
我回到過去的世界，翻開一部悲哀史。

只識得：

已乾的淚是甜蜜的，

未忘的笑，却成了永訣的贈品！

以上這些零碎的語句，是我在暑假後痛苦的呼聲；因為有成於
「朝露」，故以之名。

俄羅斯的無政府主義運動

大杉榮著
郭伯文譯

俄羅斯的無政府主義運動的歷史，不很知道。且手中也沒有參攷書，所以很難講。

然俄羅斯確非無政府主義特盛之國，一說俄羅斯革命黨，普通就立刻想到虛無黨。又立刻聯想到無政府主義。其結果就說俄羅斯是無政府主義的老家，那實是大錯。

所謂虛無主義，不是政治經濟上的社會的學說，乃是一個哲學運動，今日大概已然都知道了。於是這個哲學運動，適用於日常生活和道德之上，和現實之社會衝突而遭政府的酷烈的迫害！於是才起了照例的暗殺主義。

普通結合虛無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就是因為他是暗殺主義所致。其言暗殺主義，並非虛無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專賣。南洋某島的野蠻人都落，曾長任裁判之任，他若有幾回裁判不公，立刻就殺暗殺。暗殺是社會正義的平衡，粉亂的時候所起的社會現象之一。野蠻人也幹，文明人也幹。是帝國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民主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

學 區

都幹的。
虛無黨人們的哲學運動，成了社會運動時，和當時一切文化從德國輸入到俄國是一樣的，德國派的社會主義——馬克思和安格爾的社會民主主義來了。虛無黨人立刻成了社會民主黨。其他一部分猶據從來的傳統，另成社會革命黨。然從他們之間，用了無政府主義的名稱是很少的。

所謂無政府主義之父或頭頭的巴枯寧和魯克泡特全都是俄人，於是就以爲俄國是無政府主義的老家，也是有力的吧。然此二人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並非得自俄國，都是在拉丁蘇國的南歐勞動者之間，養成其思想；並在勞動運動者之間，是他們活躍的舞台。

可以叫做無政府主義之父，同時又可說是虛無主義和暗殺主義之父的巴枯寧，決非虛無主義者，又非暗殺黨。巴枯寧乃是絕望於俄羅斯的青年。

其後無政府主義運動在俄羅斯並不特別繁盛。也有新聞雜誌，也有小團體。然其運動到底比不了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其主要代表者，也和巴枯寧和克氏一樣，除非逃亡他國，沒有旁的方法。亡命的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在美國美洲最多。他們在該處從事種種的運動，或加入美國的工聯主義運動中。或另外結合小團體，美洲殆成無政府主義運動之中心。

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國革命，帝政既倒，散在外國的無政府主義的亡命客，火速歸國，盡力於革命事業。

從克林斯基的第一次革命，至列寧的第二次革命，及其後無政府主義者之活動等，現在還不詳細了然。所以不了然的緣故，似非他們的活動遲鈍，沒有記錄報告的價值。他們也正在努力做很重要的事。今則是布爾塞維克以無政府主義者爲敵人；他們的功績，當然是不傳

的。然關係此事，那位倍爾克曼（先從英國把他放逐歸國，在布爾塞維克之間，做了此事，最近已與奧並，又從俄國逃出。）正在編輯這些歷史中，不久也可明白了吧。

我正在等候，更至今天為止，各處所見聞的各種片段，集在一起，要詳細說一說，此處依然是介紹倍爾克曼最近發表的「關於俄國無政府主義者的布爾塞維克的謠言」一文，以盡我的責任。如其題所示，是精確布爾塞維克對於無政府主義者之行動為各種虛傳，同時關於俄國無政府主義者一般的行動，得其概念甚為方便。同時所謂為勞農政府的布爾塞維克政府的真相！不如說是政府那個東西的真相，由此可以了然。最後在日本不甚知道的「無政府主義將軍」馬夫諾的行動，可以傳其許多的趣話。

一一

布爾塞維克——在俄國的布爾塞維克，絕對否認迫害禁鋼槍斃無政府主義者。然有趣之事，他們現在變了他的政策，他們已不否認其事實，已然承認那個了，於是打算要「說明」那個。他們曾經全然否認的事實，不能再行否認，因為人都知道，是不用說的了。

——這個布爾塞維克的「說明」也不見得可算，和從前所否認的是一樣套話。即所謂「反革命運動者」這句話，最近墨斯科及其他各國共產黨之無批評的猴子們，各種批評亂用這句話，已然成了無意味的話了。布爾塞維克要說明他的專制和壓制，另另找別的話不成了。總之這「反革命運動」之聲，已然沒有嚇人之力量了。於是我說俄國現狀已沒有防礙了。只是知道他的真相，勞動者才可以明白怎樣可以躲避俄國所犯的過誤和把革命取消，把其退回資本主義的過誤。歐美的共產主義新聞雜誌，此外更求其他「新」方法，是徒費的事。這好像

是嘴裏嚷着「賊！賊！」一邊跑着的盜賊，是一樣的老法子。因為其歷

緣故，當明白俄國披露其革命之發達的真相時，叫我羅斯革命的最大的反革命之要素，不是德泥金不是扣爾哈克實是在共產主義國家，沒有偏見的人們，明這事了。

——共產主義的新聞雜誌，現今說明為什麼無政府主義者被布爾塞維克囚起來呢？第一是俄國的無政府主義，很幫助反革命的要素，第二是幫助馬諾夫，第三是他們暴動。於是將此嫌疑逐一檢查。

——第一稍微知道勞農俄國的人，都知道如次之根本事實，即俄國的獄中，沒有反革命和暴動的人，那些個人，只要捕到立刻就由「氣愛克」把他們槍斃，（所謂氣愛克者，即非常委員之謂，處理政治盟的秘密警察）於是沒有多助反革命和亂動的必要，如果有和他們同情的嫌疑，立刻就付諸公付，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成了槍斃的原因。

倍爾克曼說：「這次更要明明白白調查關於罪狀而舉出「共產主義者主張說無政府主義者幫助保苦爾斯提克的馬夫諾」這件事，關於此事說明甚詳。所謂保苦爾斯提克者，即殺戮猶太人之事，然馬夫諾果然是保苦爾斯提克？，不是？又俄國無政府主義者果然助彼？沒有當？聽倍爾克曼講話之前，應當少知馬夫諾將軍自身之事。

馬夫諾將軍本來是學校教師。他當布爾塞維克創赤衛軍之時，他另外招集庫克拉那黑旗隊的殘兵，自己組織無政府主義的軍隊，此所謂黑旗隊者本來也是無政府主義者所組織的一軍隊。馬夫諾率此軍隊，一方和赤軍戰，地方和白軍戰，計畫無政府主義的革命。一九一八年十二月馬夫諾率九千名無政府主義軍，從白軍之手奪取巴夫爾克拉德使勞動員委員會，委市之全權。此巴夫爾克拉德委員會，錢與墨斯科的蘇維埃合體了，

（未完）

俄國之革命與文學(續)

海臣譯

此俄羅斯生活之「喜劇」，終於不平與恐怖。羅神經病，而其笑容，由彼之唇消去。却發呻吟聲與喊叫聲，而於死而口吃。

又此外一例，十餘年前已死之吉霍夫的作者如後所述。

吾人再返還於俄羅斯的小說，達其最高的潮流者，為葛查羅夫，支魯蓋乃夫及托爾斯泰之作。

葛查羅夫與支魯蓋乃夫的主要之作，同樣為某題目之變型。總之，為描寫在俄羅斯智識階級之無用者，與不能實行之人類。

葛查羅夫之小說「奧布羅莫夫」(一八五九出版)者，僅寫思想，非描寫行的「智識階級之方式及其環境也。」奧布羅莫夫者，為養育於「自然經濟」之零圍氣中的貴族，非生產者，亦非消費者。農奴為彼而侍奉一切，據彼自己所云：「彼未有一次用自已手穿過靴子。」奧布羅莫夫，頗罷入大學，彼蓋有智慧，且對於藝術，亦有理解。

但頗屬腐能，一事未成，過一生於寢床。

有時奧布羅莫夫，非惟不能以思想表現於行為，亦不能表示於言語。反之，支魯蓋乃夫之主人翁魯吉者，於聽衆之心如火燃之雄辯，以發展自己之思想，但止此耳。魯吉之言語雖難，亦未顯諸實行也。

魯吉比較傑西金與乃魯莫托夫之主人翁，頗有深趣。彼非如傑西金與乃魯莫托夫之主人翁，為巴羅尼支程之信友。亦非如奧布羅莫夫之怠惰，輕視人民之處，屬於非常珍愛。雖為真實，未出乎言語以上之感情之精力，種種種的試驗。其一，為與幼女拿大利亞之會合；彼女者，迷於魯吉之舌辯，決心從彼之理想。但魯吉未曾容認；彼知其困難，不能追求理想。結局，魯吉之言語內，意志缺乏，無遷移於實行之熱。總之，此時代小說之主人翁，大都如此，彼之道德的勇氣，

比彼之智力遙劣也。

葛查羅夫與支魯蓋乃夫，企求出智識與意志調和之主人翁。但當時在俄羅斯之社會，不能求得。而此兩作家，以為有輸入由外國種種的方式之必要者，亦甚有趣。對於怠惰的奧布羅莫夫，而葛查羅夫，携入半德人之休托爾支，支魯蓋乃夫，「於其前夜」之中，拉來巴魯加里亞之愛國者，休托爾支者，謂之「社交家」，不若謂之「事務家」，無蓋趣味之人物也。巴魯加里亞人，不像魯吉，乃言行一致，愛慕之女，若云同行，則不恐不拒，而其女主人翁，亦言行一致，玄外貌而求思想美，趁其理想以求友也。

法律與自由之對抗

少陵譯自由社會第六期(未完)

「無政府是無秩序！嚴守法律的公民喊着說。

「如果這是真理，那末，法律便是自由之名稱了麼？」無政府主義者反駁說。

法律是甚麼東西？不過是一種號令，一種命令，和國家強迫施行的東西罷了。

國家是甚麼東西？不過是立法，裁判和行政的威權所構成的東西罷了。法律是立法所製成的命令。再由法官的解釋與應用，再由警察，兵士，海陸軍隊的強迫或執行。

法律是一種號令或命令去做或制止各種事業的。所以法律，不是自由，是一種不守秩序和強暴的東西，法律偶像的法律！是指示強力，或壓迫人們，或一部分僭附和維持他人的特權的。法律，偶像的法律！是不守秩序的，因為他是造成權利和義務不平等，和保存境遇與時機不平等的，在法律之下講平權是句頂錯誤的話，因為偶像的法律的唯一作用，是開創特權與不平等的，這樣守法的人們，是侍奉與服

從去做那吸收其他人們利益的，偶像的法律是一部分人遏制別人的自然性，與應有的權利的，法律本有二種——自然律與人爲律，人爲法律或製定之法律均爲製造警察，兵士與囚犯的，偶像的法律，是一種卑下的武器！盜賊的工具！（譯者按：此處之盜賊，系指施用法律者。）

因爲人們不願意或不能夠做其他墜落的，奴隸的和殺害同伴的事，而法律使之，真是如何的卑下呀！因爲沒有他，人們將不願或不能夠管轄，和私用他的同伴，又是如何的險惡呀！所以在法律下之權利平等，就是必需險惡的去取到一種利益，並必需卑下的殘忍的去保存他，再無其他意義，這便是法律，並且是他的唯一的目的，

生命與自由，是幸樂的保險，而特權將生命與自由毀壞了，法律便是特權便是不守秩序的，生命是反抗那些「反對權利平等自由使用的生存——資本——」之意義」的人們的，生命能夠連續，是存在之利用的意思，並且是以其自由使用之平等權利才可以自由。

幸樂是個小孩，他的父母便是生命與自由，奴隸有生命，自由人則自由與生命兼而有之，一個人依賴別人的允許以作事吃飯，是建造工業中之丁銀想，制度之基礎。資本是一個法律保護的制度。他是特權的私產品，如特許的特權這樣東西，是自然律所沒有的。這種要人爲犧牲品的鬼怪，他吞沒人類十之九。那些人用自己的肉與血供給那鬼怪的貪得無厭之胃口，這種兇物，這種自私的兇物是甚麼是那我們所深知的法律與政府。偶像的法律，是破壞秩序的，因爲他是禁止生產者享製其生產品的唯一基礎。權利的存在是不可讓與的。勞動，並且只有勞動，能創造財富，但是財富之創造者却因法律的制裁而受貧困，法律由生產者手中強出財富，惠贈給那些不生產的人，他降貧苦于勤奮者，而施財富于懶惰蟲，法律是永久爭奪人類的源泉，他產生階

級製造主人和奴隸，他是使人類蒙昧病痛，犯罪，戰爭，和敗壞道德社會身體之始原。第一，是掠奪生產者，並陷生產者於苦境。第二，是無限的進行借蒸氣，電力，機器，之力以行其惡，偶像的法律，是反違自然的。是壓制人類能力的，是使社會向後退走的。我們要打破所有一切逼人的偶像。廢除一切建築在威權上的法律如同那些賊黨反對人類的互相聯合一樣。自由叫人發展個性團體活動，互相扶助，並且使我們的智力得到最高的進化。使男女女調換得如天機活潑的小孩然，一切的殘酷去了，社會將自自然然應付各種的新需求，男女人類，將自由聯合，互相扶助以獲得所有我們所需用的。（完）

罪案

（續）

（老梅）

哭亡妻——淚隨雨下

此番回到家來，少了一個人——一內子——妻（沒有適當名辭只好這樣寫）他死了兩年多了，我在東京已經知道，所以到家也沒甚麼特別悲感。但想起第一次回國，在家住了一月多，臨行時節，他問我再住幾年才回來，我說大概還得三四年，他聽了這句話，臉上忽露不快，便道：「怕你那時回來，只見我一個墓骨堆囉！」言下慘然！因他得肺勞病，自知不久。但我想他還不至于夭死。狠安慰了一番。那知他不到一年多就死了呢？他比我大四歲，死之年不過三十歲，總算是天壽了！我因記得臨行痛語，所以一日問小兒崇文道：「你母埋在那裏？」答：「在北門外二畝棉花地裏。」我使出了北門，時適秋天淒風細雨，助人悲思。遽不顧雨濕衣，直上高崖二畝地，果見一新墳已生宿草，不用問是佗底埋骨處了！因獨立暮傍，思纏語，不覺淚隨雨下，滴落墳土！這便是那「報答平生未展眉」的薄情嘴！曾寫一絕記此云：

淒風楚雨入郊原，知否郎來泣墓門？悔煞三山空採藥，終然無術

這聊塊！

此事無人知，但詩中別有感想，却不容人說出。算了罷！佗給我留下一男一女，男曰崇文時年十三。長女清賢時年十一。次女清秀。時年八歲耳。一家人都愛那清秀。

科學淺識

保溫瓶——就是旅行時所常帶的水瓶

曉天

前天有個朋友說：『保溫瓶是電氣的作用，所以裝上熱水經久不冷，裝上冰塊經久不化，暑假在家時，把一個保溫瓶鬧破了，其中電氣，炸聲甚烈，我想保溫瓶，並不是電氣作用，其中並沒有電氣。我那朋友還是某中校一個畢業生，尚不知道。想不知道的人一定很多。我現在把保溫瓶保溫的理由，簡單寫在下邊；

傳熱的法子。共有二種：就是『傳導』和『輻射』。譬如將鐵條一端插入火爐中，一端用手執之，不久即覺燒手。這是由鐵條將熱傳到手上，這就是『傳導』作用。如將手置燈焰上亦覺燒手，這是因熱空氣上升，利用空氣流將熱傳到手上。這叫做『對流』作用。這二種都是藉物質作媒介而傳熱。『輻射』作用是不藉物質，即可將熱傳到別處；如太陽可以把熱傳到地球上。保溫瓶是用大小兩個玻璃瓶相套，相隔之處為真空——無有空氣——外瓶裏表都鑲以銀或錫等的一種瓶子。他利用這種構造，就可以把上三種傳熱作用都可免。蓋因兩壁之間為真空，則無物質作媒介，當然沒有傳導或對流的作用。是傳熱只有輻射一種。但若將熱輻射出來，則遇外層玻璃所鑲之銀又要反射回去；所以他的熱還是傳不出來。他就可以保持他的溫度經久不變，若將裏邊裝上冰塊，也與這個同理。因熱傳不進去，所以溶化了。保溫瓶保溫的緣故，就是這個，並不是電氣作用。如

鬧破了，炸聲甚烈，是因兩壁之間為真空，不受壓力；而外邊空氣，裏邊水，壓力都很大，一旦鬧破，他抵禦的力量，不能均等，所以就炸裂。這就是本刊第九期內晉君所說的『電燈泡有微口』，即炸裂的理由。

自由談

螃蟹的絕命書

菊化

我最親愛的水族政府同人們呀！今天是我的末日了，我要與你們長別了，古人說得有『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在這將死未死的時候，我不妨自供不諱，把我一世橫行的罪惡，直書出來，給你們看看，一則權作我自己的懺悔錄，二則勸涼血界早點覺悟，免步我的後塵，則我雖死不能再生，我者亦可減輕我九次牛馬的報應，和我的後代應為娼優的陰律麼？

自我出世以來，便是科甲出身，（世襲二甲進士）不但沒頭沒腦，並且全無心肝，兼之天生就我一副鐵甲銅爪的身軀，既可潛游水底，又能橫行大陸，凡是水族國內的魚兵蝦將，沒有一個不推許我，讚揚我，更加以我橫行無忌，只要我高興起來，不管什麼堅硬石岸，我是要塞潰他的，至說到他人的生命，我是不顧的，他人的妻啼飢餓子號寒，我是不看見的。他人的唾罵指責，我是不聽見的，就是現在一敵軍閥的專橫，也沒有一個比得上我的，而且我的眼睛是活動得得的，只要見有什麼新鮮招牌，時髦裝璜出來，我就要煽動我的魚兵蝦將，大家從海螺電綫大吹特吹，上、出我的風頭、以引起社會上一股捧場。先先生的喝彩，越增高我的名望，為將來建豎水陸天元帥旗幟的地步，若說到我的勢力，則舉凡黃河，揚子江，珠江三大流域內的涼血界，沒有一個不俯首聽命，在我的支配範圍之下的，再說到我的聲望

，則所有東海龍王，西海總統，以及全世界的涼血類，沒有一個不開風飲仰，樂與我爲伍的，又說到我的本，則除了寡人妻，孤人子，燒人房屋，奪人生產品，及利用人頭顱，以擴充我的勢力與地盤，和飽嗜我的內慾外，別無所能，在我以爲自今而後，我的子子孫孫，都可以橫行天下，世界無敵，雖秦始皇城千里，亦比不上我了，那知道到了現在，秋高氣爽，陡然菊報驚魂，新潮洶湧，衆口同聲，人皆臉炙，說相捉捕，共計獲難，舉凡男婦老少莫不以得我而爲快，我雖用盡我生平橫行水陸之蠻力，掘膏穴窟之手段，亦仍不能避免，往常我之吸民脂膏，敲民骨髓，無微不至，今日人之剝我爪殼，挖我油肉，依然無孔不入雖說是天之報施又何嘗不是我之自造咧！但是依我想來，以我如是橫行，固然應得如是結果，然而我們水族政府中的同人們，而子上做得仁慈可親，而心懷陰毒險狠，俗所謂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的男盜女娼，這種人恐怕比我還多得很其罪惡又何嘗稍遜於我咧！那末，照因果說推論起來，你們將來的結局，又何嘗不如我咧！恐怕還過之無不及呀！同人們呀！時代不同了！強權的末日到了！奉勸你們，懺悔以往，覺悟將來，及早皈依，回頭是岸，新潮流不是我們抵擋得着的，新人生不是我們剝掠得到的，以我這樣的威風魄力，俄皇尼古拉，德皇威廉，那樣的專制英雄，尙然只落得拋屍碎骨的下場，何況你們呀！善哉善哉！快醒！快醒！ 某年月日曠蟹絕筆

來 稿

飛迅巧一轉語同志們：

剛纔接着飛迅來信，知道你們爲書社事多方設法，已得頭緒，我們不勝感謝，不過我們這書社的先決問題，唯一的希望是仰仗外埠同志們，對於採辦書報，加勁敏捷的贊助。至若內部一切社址、基金

，理事員等，早有成竹，紙等外埠寄書來就開張。不料我們第一次快信發出後，接二連三的催促各委託交涉員直到現在不見一處的回信，徒使我們望穿秋水了，兼之這兒關於託書社發行事，印刷部和編輯部創辦的事，日益繁緊，同志們迭次質問，我們簡直無詞可答，況且不能單爲這書社事，將別的大事業停頓了；因爲我恐怕弄成虎頭蛇尾的筆話，祇好一步一步後，免得百端蹣跚，想必諸兄同具此心，特此慎重的請求你們火急的予我們以相當的答覆，至緊至急！學匯好極了！長沙不久也有一同樣的報產生，屆時當報喜給你們，至於學匯，請從第一期起留下二百份，先寄下五十份，其餘的候書報開幕時再寄來，因爲隨便一種甚麼報，每每難覓其全豹，可戒！祝諸君生活安寧！

長沙書報社啓

十月二十九日

長沙書報社，係一商人捐資創辦，同志們正在極力進行，祇要各地代辦書報寄社，即可正式開幕。希望北京同志們，迅急辦妥，倘有著作家，及故書報發行者，願推銷書報的，即請賜函本社，詳明代銷手續，我們當來當面接洽，請大家注意！ 巧一

小通信啟事

本刊爲介紹通信起見特闢小通信一欄合

於下列各條者酌量照登概不收費

- 一，每一通信不得過三行
- 二，關於詢問各勞動各學術團體及各出版界各新聞界之通信
- 三，關於詢問前項各界個人之通信

小通信介紹

